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五十

臣道

善諫

鑒識

周。周公從武王入殷。聞有長者。武王往見之。問殷所以亡。長者曰。王欲知之。則明日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明日又要其期。則不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恥不能諫其主。又以其惡告王。固不忍也 ○

公事成王。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越裳氏果重譯而朝

列國。魯子貢仕魯。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

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既而果然

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必佚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譏人君子亦譏人乎顏淵去須史馬敗聞矣定公乃起趨駕請顏淵淵至定公曰向寡人謂東野畢之御子何以知其馬之將佚

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巧於使人。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盡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而猶乃求馬無已。是以知其佚也。定公曰善。可以少進與。顏淵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居縛反 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定公曰。善哉君子之智。寡人之過也

齊仲孫湫為大夫齊侯使湫省魯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携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虞宮之奇以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言於虞公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

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虞公不聽厥後晉滅虢遂襲虞滅之

吳伍子胥事吳王夫差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進曰越王勾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

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劒名之劒以死。子胥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扶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二十三年越果敗吳。夫差遂自剄死

漢劉敬事高帝為郎中。號奉春君。韓王信反。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帝大怒。

使人覘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
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帝使劉
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
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
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
漢兵踰句注三十餘萬已業行帝怒罵敬曰
齊虜以口舌得官廼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
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帝於白
登七日然後得解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

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易擊者矣延封敬二千户號建信侯

周亞夫景帝時為丞相而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

魏相為茂陵令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遂收捕之按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宣帝即位入為大司農遷御

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相上言令光死子禹復爲大將軍兄子山秉樞機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帝善之皆從其議後霍氏果有反謀伏誅

陳湯成帝時爲射聲校尉坐事奪爵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

等議數日不決大将軍王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帝召湯見宣室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帝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人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烏孫兵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帝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

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烏孫兵已解矣其識多類此

鄧禹年十三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

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埶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光武即位拜禹為大司徒封高密侯

寇恂光武時為執金吾時隗囂將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城也畏誅堅守帝遣恂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理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

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爾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

耿弇少好學父況為上谷太守弇年二十一奉父奏詣長安至宋子會王郎起兵邯鄲從吏曰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劒曰子輿弊賊卒為降虜爾我至長安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如

摧枯折腐爾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

弇乃馳北上謁光武光武留署門下史與俱

北至薊令功曹王霸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

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懅居魚反而反光武將南歸

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

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

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皆曰死尚

南首奈何入囊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

人也數召見加恩慰以爲偏將軍遂率兵從

拔邯鄲

吳漢初為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廼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

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爲大司馬。封舞陽

侯
王霸從光武至下曲陽。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虖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詭曰。氷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氷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氷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

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為軍正。爵關內侯

馬援。光武時避地涼州。隗囂甚敬重之。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

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
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
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
意東方。囂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
德殿。光武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
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
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
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
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邪。帝復笑

曰。卿非刺客。顧說客邪。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以爲待詔。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帝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

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令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罵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會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己。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卒以敗滅

班超。明帝時為假司馬。永平十六年。遣都尉竇固伐匈奴。固使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

吏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

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

明日乃還。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

三國蜀諸葛亮。初在南陽時。先主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

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

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咸資決策焉。及亮事後主。為丞相。

出師伐魏屯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
惟留萬人守城魏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
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
白懿言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垂至
已與相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
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
敕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
開四城門掃地郤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
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

時亮拊手大笑謂參佐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

魏荀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既用其計破張繡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强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

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為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可一戰而禽也太祖遂以彧議用奇兵襲絕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所策

吳周瑜事孫權為前部督曹操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吳將士

聞之皆恐懼。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内憂。能曠日持久。来爭疆埸。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舟楫可也。今北土既未平。加以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非其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冐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往夏

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爾。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瑜果敗操于赤壁

晉王允之總角時。從伯敦謂爲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同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以爲大醉。不復疑之。

時允之父舒始拜廷尉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啓明帝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之

後魏崔浩爲祭酒宋高祖爲晉將伐姚泓舟師自淮泗沂河西上假道於魏詔羣臣議咸曰劉裕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太宗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來久必欲伐

之令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始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使裕得關中懸遠難守終為我物令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關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太宗不聽竟從羣議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太宗聞之恨不用浩計

後周宇文深累官尚書直事郎中。及高歡以兵屯蒲坂。遣將竇泰趣潼關。太祖問策於深。深曰。泰高歡之驍將也。頑凶而輕敵。今大軍若就蒲坂。則歡拒守。泰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不如遣輕銳之卒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也。帝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而歡退。是冬。歡率大衆渡河涉洛至沙苑。諸將皆有懼色。唯深獨賀。帝詰之。深對曰。高歡之撫河北。甚

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所謂忿兵一戰可擒不賀何為請假深一節發兵邀其走路殆無遺類矣帝然之尋大破歡軍如深所策

唐王珪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

明出入惟允臣不如温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帝深然其言衆亦各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房玄齡父彥謙仕隋歷司隸刺史玄齡幼警敏開皇中天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而有之不為子孫立長久計淆置嫡庶競

侈僭相傾閱。終當內相誅夷。其亡跬步可須也。彥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補隰城尉。坐累徙上郡。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太宗爲秦王。授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太宗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及太宗與隱太子有隙。名玄齡與謀。乃引杜如晦協判大計。累進考功郎中。

文學館學士。太宗即位。謂玄齡有決勝帷幄
定社稷功。進爵邘國公
裴行儉為禮部尚書。曉陰陽筭術。每制敵摧
兇。必先期捷日。高宗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
温傅反。帝以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至
單于之北。際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崇
岡。將士皆云士衆已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
不從。更令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
深丈餘。將吏驚服。問行儉曰。何以知風雨也。

行儉笑曰。自今日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
由知也
裴知古爲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
作。知古家語萬年令元行沖曰。金石諧婉。將
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
張九齡見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事。氣
驕蹇。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
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
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

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玄宗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享誅之以絕後患玄宗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玄宗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為託修城浚濠未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郭子儀建中初有疾百官造問皆不屏婢妾及御史中丞盧杞至子儀遽屏去遠側獨隱

几待杞杞去或問其故子儀曰彼形怪陋而心險吾左右見之必哄此人若得權吾當族矣

李晟德宗時爲京畿渭北鄜坊丹延招討使率師討朱泚復京師初晟屯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安知天道至是謂參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知之

嘗聞五緯盈縮無准。晟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參佐歎服

宋曹彬進檢校太傅伐江南。十一月金陵城陷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下爾。及還獻俘。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竊視彬微笑。帝覺。遽詰所以。美

不敢隱遂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

李昉常期王旦為相自小官薦之昉病召旦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李沆為相寇準嘗以丁謂之才薦於沆而終未用一日寇謂沆曰比屢言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沆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

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其後謂與準權寵相軋交互傾奪始服沆之識

李迪為翰林學士召對龍圖閣真宗命迪草詔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迪對曰瑋知唃廝囉欲入寇且覦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畧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令關右兵多可分付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

曰臣向在陜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令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黄門取紙筆具疏其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喃厮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迪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迪曰喃厮囉兵遠來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

用此而知勝。帝益重之
王旦相真宗時。趙德明言民飢。求糧萬斛。大
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
帝以問旦。旦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
德明來取。帝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
廷有人。又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帝以
示旦。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
之意耳。帝曰。何以荅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而
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

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王嘉祐為館職。寇準謂之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為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與其君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天下有太平之責焉。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

則不逮吾子矣嘉祐元之之子也
薛奎守蜀一見華陽范鎮愛之館於府舍俾
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
年人不知其為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
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
張方平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
發則為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覬得譴絕以
激使其衆時論皆請發兵誅之方平識其意
以為朝廷與契丹盟天下忘備蓋三十年矣

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當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

狄青爲樞密使。領兵討邕州賊儂智高。敗之。智高縱火燒城遁去。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

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已而知智高果不死。人服其有識

韓琦為相。夏國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朱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琦曰。樞府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琦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琦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祝唯唯而退。

及宴使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琦所料祝如教答之夏人聳伏

唐介神宗時拜叅知政事帝欲用王安石曾公亮因薦之介言其人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已而果然

呂誨拜御史中丞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

誨將上疏劾之。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嗣位。朝夕所與圖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横。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

趙鼎嘗謂其客方疇曰。自鼎再相。所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

魏矼皆有士望異日决可保其無他疇曰願公徐觀之鼎曰此等人才如何變得其後諸賢流落之久皆壁立萬仞雖死不變疇始信鼎之能知人也

江萬里羅相時文天祥爲湖南提刑因見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

五倫書卷之五十

五倫書卷之五十一

臣道

善行

忠謹

周周公旦佐武王克商二年武王有疾不豫太公召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

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

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
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列國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
桓公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
桓公将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
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
違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
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遂下拜登受
魯孔子在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

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入
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
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
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
踖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
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衛蘧伯玉爲大夫。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
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

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
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
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
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
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
人視之。果伯玉也

漢。石奮。景帝時爲諸侯相。歸老于家。以歲時朝。
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帝時賜
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帝前。時奮家

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

石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景帝尊禮之。建嘗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愼。雖他皆如是

霍光。武帝時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

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性資端正如此張安世宣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内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絶弗與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

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

孔光。成帝時爲光祿勲。復領尚書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時有所言。輙削草藳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宴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

他語其不泄如是

陰識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光武建武元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鎭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賔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勑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馮豹章帝時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帝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勑令勿驚由是數加

賞賜

晉劉超元帝時累官至中書舍人于時天下擾亂征討叛逆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有所賜皆固辭曰

凡陋小臣。横竊賞賜。無德叨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隋。張乾威煬帝時拜謁者大夫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謁見。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為誰。乾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對曰。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謹之至。其慎密皆此類也。帝甚嘉之

唐韋斌為銀青光祿大夫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言笑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鞾亦不失恭

陸元方在官清慎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奏藁悉命焚之又有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勑書其慎密如此

高郢性恭慎廉潔罕與人交守官奉法勤恪

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愼密

宋王景太祖時以周之宿將封太原郡王復以爲鳳翔節度使景性謙退折節下士每朝廷使至雖卑位必降階送迎周旋盡禮左右或曰王位尊崇無自謙抑景曰人臣重君命固當如是我惟恐不謹耳

陳恕太宗時爲鹽鐵使每便殿奏事帝未深

察。必形謙讓。恕歛板蹴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帝以其忠多從之

李繼隆。在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委以機要。真宗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優以近藩。恩禮甚篤。然能謙謹保身。明德皇后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門外拜箋。終不入。又嘗命諸王詣第候謁。繼隆不設湯茗。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焉

晏殊真宗時知制誥判集賢院久之為翰林學士遷左庶子帝每訪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并藁封上帝重其慎密

呂夷簡仁宗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廷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

曹佾神宗時封濟陽郡王帝每咨訪以政然

退朝終日語不及公事帝謂大臣曰曹王雖
親貴而端拱寡過善自保真純臣也
蘇頌執政時羣臣奏對惟稟旨宣仁頌奏事
宣仁畢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僚以
聽聖語帝蓋默識之後罷相周秩爲御史嘗
論元祐執政至頌帝曰頌知君臣之義與他
人不同
豐稷哲宗徽宗時三任言責每草疏必於密
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

元拜住為宿衛長。英宗在東宮。聞宿衛之臣於左右。咸稱拜住賢。遣使召之。欲與語。拜住謂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長天子宿衛而與東宮私相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也。帝登極。拜中書平章政事

德量

列國。梁大夫宋就嘗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人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

之惡也。楚人心惡梁人之賢。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焦死者。梁亭人覺之。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因請於就。就曰惡是搆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人如就言。及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人。楚聞之大悅。因以告楚王。王愧之。告吏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

梁王。故梁楚之歡由就始
趙藺相如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為趙
將有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吾上
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嘗稱
病。不與爭列。相如出。望見頗引車避匿。其舍
人以為羞。相如曰。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
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鬭。其勢不
俱生。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
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

知將軍寛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

漢曹參惠帝時代蕭何為相國擇郡國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盖之府中無事焉為相三年薨

直不疑文帝時為郎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以償已而告歸者來而歸金亡金郎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為長者

丙吉爲相。寛大好禮讓。掾吏有嗜酒者嘗從吉出。醉嘔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

黄霸。宣帝時爲潁川太守。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迎送。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𦀚緣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

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

何武遷揚州刺史。時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群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

卓茂元帝時初辟丞相府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矣。茂

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王丹。光武時徵為太子少傅。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更為設食。相待如舊

班超。章帝時為將兵長史。使西域鎮撫于寘。

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小昆彌以下錦帛。邑始到于窴而值龜兹攻踈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

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䘏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陳重。順帝時舉孝廉。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隣舍郎袴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

申說。而市褲以償之。後歸寧者以褲還主。其事乃顯

劉寬為南陽太守。雖在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寬神色不異。徐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三國蜀蔣琬代諸葛亮為政。督農楊敏毀琬曰。作事憒憒。古對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

請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晉王述清潔絕倫自康帝以來累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是稱之

後魏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失禮

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訪之。而署其子為西曹掾。時山賊為梗。景伯命諭之。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

隋。元褒為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所刼。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其人。商詣闕訟褒受金。文帝遣使者窮治之。使者責褒曰。何故利金而捨賊也。褒便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

尋發於他所帝謂襃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賊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為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形迹不恃文書約束至令為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帝嘆異之稱為長者

唐裴行儉嘗賜馬及珎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匐獲瓌寶不貲。蓄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尔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戴至德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僕射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為奏。終不顯私恩。由是當時多稱仁軌

為解事僕射嘗吏日聽訟有嫗詣省至德已
收牒嫗乃復取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
是至德咲還之人服長者
婁師德深沉有度量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
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為田舍子
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
代州辭之官師德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
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逆其怒正使
自乾耳

狄仁傑武后時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

郭子儀握兵屢外而魚朝恩短毀于內嘗使人竊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見代宗唁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

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

陽城有人盜其樹城遇之慮其恥退自匿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於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

五代晉高防性沉厚守禮法初北京留守張從恩移澶州防禦使表防為判官有親校段洪進盜官木造器市取其直從恩怒將殺之洪進思緩其罪紿曰判官使為之從恩召防詰之防即引伏洪進得免從恩遺防錢十千馬一匹遣之防拜受而去終不自明既而從恩悔命騎追之防不得已還賓主如初居歲餘稍稍有言防自誣以活人從恩益加禮重焉

宋張永德太祖時為武勝軍節度會出師討金

陵永德造戰船數十艘運糧萬斛自順陽沿漢水而下富民髙進者豪横莫能禁永德乃發其姦眞於法進潛詣闕誣永德緣險固置十餘砦圖為不軌太祖命樞密都承旨曹翰領騎兵察之詰其砦所進曰張侍中誅我宗黨殆盡希中以法報私憤耳翰以進授永德永德遽解縛就市笞而釋之時稱其長者

張平以供奉官監木務于彭門時郡吏有侮平者數輩後悉被罪配京窯(音遙)務平子從式

適董其役見之以語平平召至第爲設酒饌勞之曰公等不幸偶罹斯患愼勿以前事爲念給以緡錢且戒從式善視之時人稱其寬厚

李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於太宗或以告昉昉不之信及入相帝言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帝由此益重昉

呂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

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且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張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齊賢自簾下熟視不問。及後為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再拜告曰。某事相

公最久凡後於其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
何也因泣下不止齊賢憫然語曰我欲不言
尒乃怨我尒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
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尒亦不知也吾備
位宰相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
汝事我日久令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
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必有
愧於吾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王旦為相寇準在樞密院數短旦旦專稱準

真宗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
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
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
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事違詔格
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
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
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慚謝及準罷託人語旦
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
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

李沆素有長者譽一僕逋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羙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沆大惻之視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壻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女範

果堅白其二親後歸京闈之感佩刻心骨沉痾夫婦封股爲羹饋之至疉衰經三年以
殺
呂夷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簡短坐落職知饒州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會夷簡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仲淹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夷簡

日豈敢復以舊事爲念乎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答書不遜仲淹焚其書不以聞執政以爲不當通書而又擅焚之宋庠請論以軍法帝顧謂夷簡何如夷簡曰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

趙槩仁宗時召脩起居注歐陽脩後至朝廷欲驟用之難於越次槩聞請郡除天章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脩知制誥脩遇槩素薄又躐知制誥及脩有獄槩獨抗章明其罪言爲

仇者所中傷。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怨。脩得
解。始服其長者。盖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怒
雖在事而不言。然陰以利物者為不少。議者
以比劉寬婁師德云
王繕為沂州錄事參軍。時曾宗道為司戶參
軍。家貧食衆。俸祿不給。每貸於繕猶不足。則
又懇繕預貸俸錢。宗道御下嚴。庫吏深怨之。
訴宗道私貸繕錢。州并劾繕。繕諭宗道曰。第
歸罪某。君無承也。宗道曰。過實自某。公何享

焉。繕曰某仕無他志。得罪無害。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輙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宗道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由是困銓曺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案其功過上奏中有宗道姓名。宗道時已參大政侍殿中。仁宗目宗道曰。豈鄉耶。宗道遽稱謝。且具陳其實。仁宗嘆曰。王繕長者也

韓琦在大名日。有玉盞二隻。每開宴召客。特

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将用之酌酒勸座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罪。琦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成毀亦自有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琦寬厚

蘇頌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要人以事屬頌。頌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巇。或謂其事迹書劄具存可辨。頌笑曰吾豈為是哉。在潁日通判趙至忠本朔漠人。所至

輙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其盡誠意他日至忠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令韓魏公與公耳

金韓昉熙宗時除汴京留守封鄆國公致仕昉性仁厚待物甚寬有家奴誣告昉以馬資送叛人出境考之無狀有司以奴還昉待之如初曰奴誣主人以罪求為良耳何足怪哉人稱其長者

元耶律楚材與咸得卜有舊怨咸得卜譖於宗

王曰耶律中書令率用親舊必有二心宜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太宗察其誣責使者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太宗命楚材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令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讎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

阿魯渾薩理乞罷政事并免太史院事詔以為集賢大學士司天劉監丞言阿魯渾薩理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大不敬請下

吏治世祖大怒以為誹謗大臣當抵罪阿魯
渾薩理頓首謝曰臣不佞賴陛下天地含容
之德雖萬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臣恐自是
無為陛下言事者力諍之乃得釋帝曰卿真
長者

五倫書卷之五十一